人民日報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創刊
通訊處：武安郵局轉
價目：零售每份五十元　預定每月一千二百元　不另收郵費

（第七〇九號）
今日一張兩版

本報已呈請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備案發給邊民新字第一號新聞登記證
晉冀魯豫邊區郵政管理總局登記認為新聞紙類發給登記證第六號

堅決執行工商業政策
冶陶全部退還商店財物

【本報消息】武安九區冶陶鎮商聯會根據中央局發展工商業政策，已將去年擠封建時所沒收的商店貨物全部無條件退還原業主。他們在開始召集全鎮商店經理、店員、小商人、攤販等開會研究退還問題時，會有些人思想稍有抵抗，認為吃啥吐啥，臉上有些下不來。但後來大家根據切身經驗，感到這樣做對大家都有利益。幾年以來，商人當中普遍存在着怕鬥爭的思想，得過且過，誰也不敢擴大經營，甚至乾脆關門，停止營業。因此市場日趨蕭條。去年秋天一擠封建，商業越發萎縮，不是地主富農的商店、攤販也跟着害怕起來。現在這樣一退還，就都敢大膽經營了。思想大體弄通後，即由商聯會李步升、王廣林、張興漢、吉永智、張珍如等負責退還，工作辦法是：沒收後尚未分配的和轉作群眾股份（即換神不換廟的），原封退還原業主。當時貨物已作價的，按當時作價賠償；損壞消耗的，按價賠償。共計退回賈士林藥舖一座，價值四十三萬八千餘元，退現款四十六萬餘元。存糧作價五萬六千餘元。李德祿雜貨舖一座，價值十八萬三千元，現款八萬七千七百元。魏治廷麵坊、染坊各一座，現款十六萬七千四百元。李春澤三十三萬元。復和隆雜貨顏料莊一座，款四十萬元。被沒收的六十八個店員，已將他們行李、衣服等件全部退回。這一政策的實施，使全鎮商人情緒穩定。退回的原業主，有的已開始營業，有的正在籌備開張，並擬擴大經營。未鬥爭的商人感到十分滿意，打算把買賣繼續擴大。商聯會負責同志表示，今年秋天，該市場即可恢復繁榮。

彭城沒收磁窰財產
應無條件退還原主

編輯同志：

磁縣彭城是我邊區的產磁地方，未解放前的這些磁窰都是當地的資本家（窰主）所經營，抗戰中他們對工人的剝削也很殘酷，解放後一部份大窰主怕挨鬥逃跑了，這些磁窰歸了公，現在還是公家經營着。去年大運動時，又有一部份磁窰被沒收了，有這些磁窰有的成了村群眾的，有的歸工人本自轉（即換神不換廟）。有的連這些窰主的家產房屋也被沒收了。像這樣的情況，在保護工商業政策下，應該怎樣處理？這些跑了的窰主的磁窰是否還要退還給他？如退還，退還給誰？怎樣退還？去年運動時沒收了的磁窰是否退還？沒收了的房屋財產是否也要退還？如退還的話，群眾和工人的思想是否闢通了呢？闢不通怎樣解決？退還時如窰上的原料工具少了怎辦？

讀者　一溪

一溪同志：

彭城私人經營的磁業，應根據中央局關於工商業的指示，堅決保護，扶持其發展。如來信中所反映的業主逃亡或在大運動時被沒收的情況，應根據中央局指示，迅速糾正：對逃亡業主，應由政府通過各種關係，爭取他們重返解放區營業，在其未回來前，他們若有代理人，磁窰可由代理人保管，無代理人的由政府保管，待原業主歸來後，仍交其本人經營。去年大運動中沒收的不管歸本村群眾或歸工人，都應立即退還原業主繼續經營。沒收窰主的家產房屋也應一律退還。其本人若是工業資本家兼地主，如這部份財產不與其磁窰相連，而與其地主土地相連的，則不應退還。原料工具少了的，可看情況決定補償或追補辦法，或由政府貸款支持，一定要做到使原業主能繼續營業，假若群眾和工人闢不通，應從群眾長遠利益上誘導啟發，一定要堅決說服群眾堅定執行工商業政策。

——編者

辛集羣衆認清長遠利益
錯鬥商店啓封

【本報消息】永智二區辛集鎮是全縣頂大的集市，全鎮七百廿戶的土地很少，十分之八靠做生意維持一部或全部生活。去年七月複查，把地主富農的工商業都封了門，比較大點的買賣，都怕鬥到自己身上不敢幹了，如李玉岱的鐵貨店和其他一些店舖不少都是光賣貨不買貨，應付門市。土地法來到，群眾見到保護工商業很納悶，認為過去對地主鬥爭時不怕狠，怎麼還又給他呢？區幹到村有不少的老實貧雇像李瑞貞、李書堂找來說：「地主的買賣不能給他呀！要給他又比咱強的多啦！那他可上了天啦！窮人都等着分口鍋用呢！還幾處買賣值銀子啦！叫窮人幹吧！」還有的說：「上級對地主可憐啦！」有的說區幹：「你們去地委開會兩個月，我們盼你們回來俺分點果實，誰知道是給地主東西呢？」區幹為了解決群眾的思想，就深入小組，個別解釋，先打通村幹思想，叫他們去宣傳，經過五天，有四五十戶個別談話，以實際例子教育農民從長遠利益着眼，說明去年鬥爭時咱村的集成了怎樣？現在又怎樣？這一來思想上有點通了，李書堂、李長平說：「不動工商業咱每集多見錢，好集要成不好就少見錢，集全靠買賣呢！」在九號召開了群眾大會，講明工商業政策，這時多數人認識到保護工商業是為的農民利益，中等商人和中農更表示對保護工商業擁護。做小買賣的李士俊說：「上級的領導真明白，以後做買賣的就大膽了，集得越成越大。」經過群眾討論，確定退還原主，萬興鐵貨舖、文成雜貨行、和一處書紫舖，都開了門，李玉岱的鐵貨舖正想法大幹。

平定縣職工會
幫助鐵業找銷路

【太行消息】平定縣職工會領導鐵業工人生產渡荒。平定產鐵較多，有一大部份群眾依靠鐵爐維持生活。寧愛、立壁、西峪、陳家莊等村，群眾靠鐵業生活的有三分之一，前後鎖簧、東溝、城關等村，每人只平均九分多地，生活三分之二靠鐵業。但因過去領導上對鐵業注意不夠，銷路問題沒解決，大部工人失業。群眾說：「四三年災荒咱不怕，今年可害怕啦：鐵行靠鐵路能運到外面出賣換來米，鐵爐開不了，非餓死不行」。他們找職工會想辦法。職工會便抽出王滿堂同志專做工人工作，不參加群眾填補，專尋找鐵行銷路，並同工人研究改進製鐵的技術提高質量。在後西峪找一個商人霍自中老漢，過去開鐵行有經驗，他首先找到一大部份洋棍（鐵）銷路，攬下兩個月的營生，組織了四十四盤爐，二百二十名工人有了事做。接着又找到鏵剪鐵的銷路，只陳家莊就銷售了八萬斤。還幫助立壁推銷了存的鐵鏝七百個，西峪等村推銷鏵八十三萬多斤。這樣便解決了一大部份工人的困難。

左傾錯誤造成混亂
涉縣提出有偏即糾

【涉縣消息】涉縣於上月二十三日召開區分委、區長等負責幹部會議，檢查春耕和糾偏，從各區彙報看，二十多天的時間，只作了一般的宣傳動員，誰種誰收。有些幹部沒有抓緊解決生產中的具體障礙。雖然群眾情緒比較安定了，但個別村混亂現象仍然存在。如三區有壞份子組織假貧雇團搗亂專權，提出口號是：「有啥沒啥，貧雇說話。」盲目與幹部對立，反對給軍屬代耕：「他們自願參軍，吃公家飯，穿公家衣，還給他們代耕幹啥？沒有勞力自己僱人。」二區白泉水壞份子給幹部判罪，誰該罰、打、拖、殺、刮等，造成幹部大恐慌。東達城貧雇代表打人，不派差給自己做活，他就亂戴帽子。群眾不同意，九區貧雇楊木新等操縱政權，村中大小事都要經過他們批准。老實正派的貧雇不同意，幹部不動，中農不敢吭氣。怕平分，怕挨鬥，生產情緒不高。其次縣委一再提出的糾正侵犯中農利益，左傾思想幹部只口頭應付，藉口無法補償，沒有扭轉。查封錯鬥中農不肯糾正，留下尾巴，不肯開放。如五區原曲準備再鬥，去年四次複查時封門四十六戶，據區幹部說，內有富農一戶，富裕中農二戶，其餘都是中農，甚至還有貧農。但是幹部去啟封開門時，仍然一律告訴人家：「財產已登記，不能短少，將來群眾要照單交清。」被查封中農反映：咱「開放等於不開放」。「是給人家當保管」。有種不歸還，中農仍揹着怕鬥爭的包袱，還不安心生產。二區白泉強迫中農借糧，至今還沒糾正。

縣委在總結中，肯定提出有偏即糾，並指出有些幹部對假貧雇團處理不大膽，是對人民事業不負責。有的貧雇團是自己組織起來的，怕失掉自己威信，不敢公開宣佈解散，停止其活動，採取調和辦法，是完全錯誤的。有些同志不能徹底糾正侵犯中農利益的偏向，怕走錯路，就是想留下尾巴，再鬥中農。必須迅速克服，嚴肅態度，掌握原則，大膽處理，播除生產障礙，積極推進生產。不能等待將來民主整黨填補運動中再解決。（趙偉俊）

溝底解決錯鬥戶糧食困難
糾正按階層訂工資辦法

【長治消息】長治五區溝底於本月二十二日召開幹部會議，檢查春耕工作。經過幹部彙報，有如下問題阻礙春耕下種：一、在去年徵收負擔時，該村已照農業所得稅徵收辦法算就負擔分數，隨後又來了個變化，片面的照顧貧雇，隨便對中農以上戶加重負擔，形成鬥爭中農現象。最嚴重的如中農李旺春、李黑則兩戶十一口人，即出一千三百斤粗糧。還是在區幹部說服下才得到這樣的解決。個別貧農如李扎根、李來順，他們是想把這兩戶的負擔加到出不起時，把牲口地賣了。全村給中農加重負擔四十一石○二。去秋參軍有一貧農李崩則，因幹部動員他兒子參軍沒去，把他已收的八袋穀、廿袋玉茭全部沒收。由於幹部胡做亂為，農民財產得不到應有的保障，造成今年在春耕生產中的惡果，群眾生產不起勁。區幹部了解到這種情況，當夜召開百餘人群眾大會，村幹說明團結中農政策，又把上述錯誤行為作了檢討，經過群眾討論，把當下沒吃的兩戶中農先退回四石糧。沒收貧農李崩則的糧食全部退還，當下沒吃的貧農四戶，共借糧九石。還有四戶地主富農沒吃的，決定給誰做了活，隨即交工資（編者按：對沒糧食吃的地主富農應同樣給他們糧食讓他們生產）。把全村工資統一規定為二升半，取消以前工資分階層的辦法（以前工資地富是半升、農民一升均帶吃），沒吃沒種等困難，得到初步解決。李崩則說：「要不給我退回這糧食，我的地就種不上。」中農李國寶說：「照以前那樣辦，誰還敢生產？這問題就好啦。」經過討論，精確計算，定出春耕下種計劃。全村土地七六三畝，四月十五可全部下種。（雙虎、春喜）

貸款不應固定限制用途

沙河四區白塔村今年由縣銀行給分配了四十萬元生產貸款，生產委員紀全福等在群眾大會發表貸款用途時說：「這款是叫買牲口農具，不叫作別的用。」紀星紀牛想貸二萬元給家裏買幾斤棉花來紡織，再留一萬元到西邊做個小買賣，換些糠回來渡荒。聽這一說就不敢吭了。紀金秀貸了三萬元，想與別人夥買牲口不夠；在家裏放了十幾天，想做個小買賣又不敢，弄的沒辦法。以後貸款，最好不要還這樣限制，只要不嫖不賭不浪費，而是用來生產，用途可由貸款群眾自己選擇。（張成海）

短論
各地應倣法冶陶 堅決退還工商業

本報今日發表冶陶鎮退還全部錯鬥工商業的消息，向全區各地提供了一個範例，請大家堅定地，毫不猶豫地按照中央局工商業政策辦事，堅決保護工商業，立即無條件的退還，或補償一切錯鬥的工商業。決不可採取拖延，觀望，消極抵抗的態度。必須懂得黨的政策是真實的，糾正錯誤也是真實的，冶陶的做法將會在全區各地普遍施行。有些城市的黨和政府至今尚不敢向群眾表明態度，不敢堅決的先把沒收後縣區公營的工商業退還原主，造成群眾對政策的疑慮，其結果勢必造成違抗政策錯誤，應引起大家深切警惕。冶陶退還工商業，元氏退還春和堂大藥舖，成磁退還顏料莊，這都做的好！做的對！希望全區各地倣法他們，堅定的訂出辦法，有步驟地將保護工商業政策認真貫徹下去。

編讀往來

地主勞動生產應該歡迎！

編輯同志：

我對確定階級有兩個問題闊不明確，希解答一下：

一、我村有一戶以前好多年是中農，於三十二年災荒時，買了十幾畝地，三十三年僱了長工，三十四年春發動群眾時，把他鬥爭了，災荒時買的地，買的誰的誰領回去了，他的原地也未動，以後也不僱工了，還是保有他以前的土地。像這樣應該是啥成份？

二、貴報「六六九期」刊載任弼時同志的報告，地主勞動五年，富農停止剝削三年可變其成份。但他們仍保有多量土地與財產，則可交出其多餘土地及財產。但有的地主、富農在事變時（一九三七年）即已參加勞動與停止剝削；而他們還保有較多的財產，如一戶即有三、四座瓦房，如不動他的房屋，將來他們把瓦房變賣換成磚房，還是比一般的農民財產要多，發展要快，這樣的話，應該怎麼辦呢？

冠縣政府　李鏡波

李鏡波同志：

你的兩個問題答覆如下：

一、你村的一戶中農卅二年增加了十幾畝地，卅三年僱了長工，卅四年春就被鬥爭了。你沒有說明當時鬥爭他是什麼原因，從你所提的問題來估計，大概當時是把他當成富農來鬥的。照中央最近的決定「剝削部份超過百分之二十五，且連續三年者才算富農」，那麼該中農戶當時的剝削收入部份是否超過其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沒有說清，但他經濟上昇及對僱工的剝削不到三年，不能劃為富農，因此，按照文件決定看來，當時對他是錯鬥了，鬥了以後，他只保有原地，也不再僱工，他的成份當然應該仍是中農成份。就一般富農來說，三十四年春天鬥爭以後，如已停止剝削，到現在也該轉變為其他成份了。

二、「老解放區的地主富農，在民主政權下，因合理負擔、減租減息、清算鬥爭，而下降，凡地主自己從事農業勞動，不再剝削人，連續有五年者，富農取消其剝削，改變為農民成份，已連續三年者，應改變其成份。但仍保有許多封建財產者，則仍應交出這些多餘的財產分給貧苦農民。」按照任弼時同志的這段談話，你所問的在三七年即已參加勞動停止剝削的地主富農，其成份已經轉變，他們仍保有較多的封建財產，多餘部份可以拿出來分給缺乏的貧苦群眾。這樣做法是為了群眾翻身，而不是為了恐怕他們發展得快。他們既已改變成份，多餘的封建財產亦已交出，假如自己能夠勞動生產發家致富，那是應該歡迎和鼓勵的。

羊工被剝削如何算？

編輯同志：

在劃階級中遇着兩個問題希解答一下：

1、小羊羔是否算收入？羊工被剝削又如何算？我們在這裏，把羊羔算為羊工的勞動收入，然後除去他主家喂的料等外，即是羊工被剝削數。

2、小學教員頂勞動者，與家庭又如何算？鄧德明一個人，他本人在外當小學教員，家中有五口人，他父在家但年老，家中有地廿五畝，用的一個人，半頭牛，摟院半所。做些輕活，如不給他頂勞力，他家中是個富農；如給他頂勞力，就是個富裕中農。他父能頂四分之一勞動力，他在外除吃，能賺穀九石。家中其他剝削沒有，希告知如何算？

3、小學教員、幹部算時群眾討論：如他在家是勞力走了的，即與家庭算勞力，如走時不是勞動者，即不與家中算勞力。是否對？

武鄉聯合辦公室

武鄉一辦公室同志：

一、小羊羔是否算收入這個問題提的不清楚。且各地羊工的勞動條件不同，無法來答。一般的說，羊工被剝削部份的計算，應除去主家的資本、設備、飼料、工資、負擔……等，其純收入即為被剝削部份。

二、革命幹部，自己在外工作，因無力耕種而僱人耕種或出租土地，賴以維持生活者，不得認為是剝削行為。小學教員因家中另外無勞力而僱工，家中生活不超過一般中農者，也不應定為地主或富農成份。小學教員及革命幹部不論離家時是勞動者或不是勞動者，現在均應認為是勞動者，因為他們現在是在為人民服務，是腦力勞動者。

關於三個成份的研究

編輯同志：

監漳一個寡婦，在民國五年前家中兩口人，有土地廿五畝，產量卅石，因他男人在外當教員，家中僱用一個人，經營家中土地，男人到民國六年未動，男人得病去世，留他一個人，一直到現在土地原份經營，地主方式生活卅多年。按土地平均超過群眾六倍，產糧超過八、九倍以上，還算什麼成份。

崔德珍，民國廿二年前人七口，土地五十畝，房院一所（十四間房二個窰），牛一個，農具足，常用長工一個，並時找短工四、五個月不定，本人去太谷在糧店任會計。這時因揭錢百元以上，到二十二年請客還賬，家中丟下土地二十三畝，這時用成半個人，本人仍做生意。到民國二十八年，回來在村當幹部，仍不勞動，用大半個。到四○年四二年以後，經負擔減租政策，土地又恢復原狀（五十多畝），又僱用人一個，還好用些短工，自己也稍微參加勞動。現在有地五十多畝，人七口，房院一所，牛一個，去年只獻了八畝田。按二十二年時，家中土地用人經營，自己是店員算勞力，應是個富農，到二十二年以後因債務下降，用成半個人，他仍是在外，這時剝削減輕，成為富裕中農，但到四○年以後又恢復剝削原狀又成富農；但這戶在前剝削超過百分之二十五以上，中間剝削減輕到百分之二十五以下，到四○年以後剝削又超過百分之二十五以上，還算啥成份。

成貴林，地二十五畝，產糧二十八石，家中四口人，已參加主要勞動，放賬四百元，到四二年以後償利剝削停止。這戶按四二年前家中收糧二十八石，放賬四百元，每月最低按二分利息，一年收利八十元（五毛錢折糧），共折穀十六石，二項共收入四十四石，剝削收入十六石，故剝削收入佔總收入百分之三十六。三，這算是富農；但按富農三年停止剝削，即轉變成份，這戶已停止七年剝削了；但家中財產未動，這戶該劃啥成份。

武鄉聯合辦公室

武鄉聯合辦公室同志：

來信所問幾戶的成份，按照你所提出的情況，應這樣劃：（一）監漳的寡婦：民國五年以前，如果家裏無人參加主要勞動，則應該是經營地主。因為她適合於「佔有較多較好的土地，自己不從事農業勞動，」又適合於「以僱工經營土地為其全部或主要生活來源」。至於她是「新式經營地主」，還是「舊式經營地主」，因來信未說明其僱工條件是封建奴役性質，還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勞動性質，所以無法決定。（二）崔德珍：民國二十二年前情況，亦適合於上述條件，其家庭應為經營地主（不是富農）。他本人是職員。二十二年後土地減少，相當於中農，但如果家中仍依靠親友接濟、過去積蓄或各種不正當方法為生，生活狀況及勞動狀況仍與過去相同，則成份不變。一九四○年（民國二十九年）以後又恢復民國二十二年的原狀，適合於經營地主條件，且又已超過三年，應為經營地主。他本人「不脫離家庭經濟生活而擔任革命工作（村長等）」，其成份不變更。（三）成貴林：一九四二年以前情況適合舊式富農條件（剝削收入超過總收入四分之一，其債權又是封建性高利債權），應是舊式富農成份。一九四二年後停止剝削，至今已超過三年，應變為中農成份。「這些地主富農仍保有許多封建財產者，則仍應交出其多餘財產，分給貧苦農民。」（見任弼時同志：「土地改革中幾個問題」）

批評與建議

趕快檢查　消滅荒地

編輯同志：

在四月二十三日，從黎城二區上台北村，往城內走，經過中街地交界，看見有五畝大、還有二畝大兩塊好地，都長着去年的茬和大麻稈。據中街人說：那塊五畝是平順一個地主在這裏買的地，他去冬回家被管制起來，地就荒了。那塊二畝的地，是城內種的。又見到子鎮界，還有三畝大一塊地，長的玉茭稈。

我們意見，現在正是下種時期，今年又是進攻的年頭，這些好地，不該荒了，交界的村幹部，應該負責調查，趕快犁耙下種，否則過了節令，咱們的生產就有大損失。

這是據我們見到的情況，有這些情形，恐怕各地也有，希各地推動生產人員與村幹部，迅速檢查，消滅荒地，趕快下種。（申福德、劉森芹）

我軍解放濰縣之戰
殲匪兩萬五千
活捉九十六軍軍長陳金城

【新華社華東前綫五日電】華東野戰軍山東兵團指揮部，頃發表第五號作戰公報，公佈攻克濰縣（包括外圍掃蕩戰）初步戰果如下：

殲滅蔣匪整九十六軍軍部暨整四十五師師部（包括工兵營、特務營、砲兵營等直屬隊全部）與二一二旅全部（包括旅直和六三四團、六三五團、六三六團）、二一四旅之六四二團（即獨立團）、山東省保安六總隊之十一團（缺兩個營）、十二團、保安八總隊司令部與所屬第九團、十五團、山東省八區保安司令部與所屬特務大隊、八區自衛隊之二團、三團，及偽濰縣警察局、警察大隊、偽濰縣、昌邑兩個縣政府、匪國防部聯勤總部第九兵站第五支部、濰縣團管區、濰縣城防司令部、整八師留守處等共二萬五千餘人，內生俘匪整九十六軍中將軍長兼整四十五師師長陳金城、整四十五師少將參謀長李友僑、少將副參謀兼政工處處長萬鑿濤、二一二旅少將副旅長楊建、整八軍部少將新聞處長（前該軍榮一師副師長）周金凱、山東省保安八總隊少將總隊副申集安、整四十五師上校秘書張兆襄、上校軍法處長胡傳賢、上校副官處長陳君健、野戰醫院上校一等正軍醫朱仲愚、二一四旅上校參謀長王文瀚、二一二旅六三五團上校團長李建文、聯勤第九兵站醫院上校院長許克明、聯勤第九兵站上校支部長蕭士廉、山東省八區自衛總隊上校總隊副張萊孝，及該總隊第三團上校團長黃政以下一萬八千餘人，斃傷匪山東省八區專員兼保安司令及保安八總隊司令張天佐（斃）、八區保安副司令張髯農（斃）以下七千餘人。

繳獲山砲十五門、九二步兵砲六門、八二迫擊砲十三門、六〇砲三十七門、火箭筒十七個、擲彈筒四十六個、輕重機槍四九三挺、卡賓、衝鋒機等一八一支、長短槍六五五〇支、砲彈二萬餘發、槍彈三百萬發、汽車八十二輛、火車頭十一個、醫藥及其他戰利品甚多。

【新華社華東前綫五日電】盤踞昌（樂）濰（縣）地區，荼毒人民十餘年之山東慣匪頭子張天佐，已於此次濰縣戰鬥中被擊斃。消息傳出後，當地人民額手稱慶，奔走相告，咸謂解放軍為民除一大害。

一週戰況
★四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五日★

華東解放軍繼上月二十七日攻克膠濟中段戰略要地濰縣城後，復於三十日及一日連克安邱、昌樂及寒亭鎮，守敵全部或大部就殲。我攻克濰縣之役，殲蔣匪九十六軍所部及偽雜共二萬五千餘人，生俘一萬八千餘名，山東敵酋王耀武稱為「百戰功高」的匪九十六軍中將軍長兼整四五師師長陳金城終於也當了俘虜。至此，膠濟中段，蔣匪已全部為我肅清。在我華東解放軍強大攻勢下，蔣軍紛起舉義，上月九日據守昌樂南之諸城保安大隊官兵一百七十餘名，即在大隊附趙永先率領下投奔我軍；二十八日又有偽濰縣「人民自衛總隊」全部兩個大隊十三個中隊一千五百餘人，在副總隊長范起貢率領下於昌樂南起義。

華中及魯南地方武裝廣泛出擊，掩護春耕，亦獲勝利，華中半月內於蘇中靖江南通及淮北、名地殲敵一千七百餘人。魯南中進通津、浦及臨、棗綫，收復泗水費縣滕陽廣大村莊，殲敵一千四百餘名。

冀察熱遼解放軍於上月二十三日一舉收復察北重鎮多倫城。殲守敵傅匪保十、十一兩個團及騎兵一部，共二千一百餘名，斃偽察省保安四總隊長兼城防司令景穎卿以下六百四十名，俘敵上校昭烏專員兼「救民先鋒隊」隊長劉鐵符一千五百餘名。同日地方武裝攻克察東蔣匪重要據點水寧，殲敵五百餘，活躍北寧沿綫之冀東地方武裝，亦在唐山北殲敵四百餘，鐵嶺新台子的蔣軍五三軍一個連一百一十人，則於上月二十三日攜械向我投誠。

平津保地區解放軍一部挺進北平近郊及大清河北廣泛游擊，使空虛之傅匪心腹地區遭受連續打擊。上月十八日我攻克距北平三十餘里之北安河高里莊，同時並克宛平昌平間張坊瓦窰等村莊多處。大清河北我地方武裝也迭獲勝利，上月下旬，曾掃清霸縣、永清、固縣、勝芳外圍各地敵據點三處及大鄉保警隊等，先後殲匪王鳳岡部營長以下共七百人。

西北解放軍於收復延安及解放洛川後，跟蹤追殲兩地逃敵，二十三至二十五日殲其七百餘名，二十七日復於洛（川）白（水）公路間吳莊將十二、四八、六一旅等部完全擊潰，並全殲六一旅一個團又一個營，生俘一千六百餘名。

豫陝鄂解放軍一日再克汝南，守城土蔣狼狽逃竄，該區地方武裝日益壯大，三分區地武曾進入洛水以北地區，於二十六天內殲匪一千七百餘，攻克洛寧縣城及重要據點多處，擴展了洛北地區。

晉冀魯豫太岳五分區地方武裝和民兵，亦於四月十九到二十一日在孟津西投劉洛陽逃潰散匪及土蔣六百餘名，現該區大部地區皆為我控制。

江蘇蔣匪瘋狂抓丁 逼得人民尋死上吊

【新華社華東三日電】綜合滬報消息：蔣匪在江蘇省抓丁暴行窮兇極惡，滬寧鐵路沿綫一帶城鄉，以「米換金」收買地痞流氓，潛伏在車站附近和要路上，看到青年就把繩子往頭上一套，拴起就走。常州等地蔣匪在抽籤時塗上黑點，抽來抽去，總是抽在沒錢沒勢的窮人頭上。徐州匪市府藉調查戶口，在北關一次即搜抓五千人。崇明縣蔣匪在去年曾抓丁三次，計三千名，最近一下子又要一千六百三十七名，匪恐青紗帳起時，青年易於躲避抓丁，竟規定每鄉「預借」壯丁五十名，並下令停發身份證、外出證，阻止該島青年外逃。在蔣匪瘋狂的抽抓之下，各地不斷發生慘劇，且已激起人民反抗。崇明東沿頭抓丁百人，引起青年紛紛逃向海上，致淹死五人。無錫石塘灣劉家村一青年寧死不甘當蔣家兵，被抽中籤後說：「出去送死不如死在家裏」，遂睡在棺材裏自焚而死。鎮江某家三口，新娶媳婦因娘家弟弟被抓丁，隨着丈夫亦被抓去，迫而上吊自盡。老頭憤極拿起斧頭奔去把匪保長砍死，接着又把鄉長砍死，最後自殺身死。崇明青年，成羣結隊的在野外露宿，以木棒鐵錘等武器輪流放哨，隨時準備打擊抓丁蔣匪，並遍貼標語警告匪鄉保長。

蘇中沿海 黃花魚豐收

【新華社華東四日電】蘇中沿海黃花魚空前豐收。如（皋）東縣首批三十四艘漁船已陸續返港，已獲魚達一萬一百市斤（每担一百斤），遠近農民紛紛組織起來，成羣結隊趕往海口購運，民主政府特在各漁市鎮小漁行、船主、漁販及漁稅辦事處組成議價委員會，於每日開市前經民主討論評定魚價，使商販、船主均獲一定利潤，因此漁銷極為暢旺。今年黃花魚產之豐，為歷年未有，三、四月間即可捕獲，有時一網大網被魚羣衝破，甚至海水衝上海灘時亦湧來魚羣，到處可拾得鮮魚。目前尚係頭汛，照往年常例二汛將更多。按民主政府曾於魚汛前發放漁貸八千萬元，棉花四百担等，解決漁民困難。同時普遍宣傳發展漁業政策，並糾正土改中偏向，將錯誤沒收的海船發還，解放軍亦出海巡弋，保護漁民，故各地漁民今年生產捕魚情緒極高。另息：民主政府近又發貸蘇北華中幣四千萬元給如（皋）東縣新洋、斗龍、兩港漁民，及北海幣一千餘萬元貸給濱海石臼所漁民，幫助修船置網，俾趁魚汛下海。

陝甘寧發放無利農貸 三十八億元

【新華社西北四日電】陝甘寧邊區政府頃發放無利農貸本幣三十八億元，幫助受蔣胡匪災的邊區農民恢復與發展生產，並已依據各地情況分發各專區，其中延屬分區共十三億元，內三億元經邊府指定用於延安及各新收復區。

蔣匪盤踞昌濰地區時 羣衆慘遭活埋刀鍘

【新華社華東前綫五日電】前綫記者報導：蔣匪在昌（樂）濰（縣）安（邱）地區恣意屠殺人民，僅濰（縣）北一帶紙房區李家營村即被活埋百餘人。蔣匪在東莊村各街口經常擺設鍘刀十二把，貧農韓在林兄弟三家共十四口全被殺絕，婦女會長兩歲的小孩子被鍘成三段。紙房村韓繼成一家十三口已被殺絕，其妻因懷孕已足月，在炕沿生產，蔣匪即連同嬰兒丟入坑內活活打死。高里區于傳弟之老母被匪拔去頭髮，劊開小腿，擦上鹽，然後活活打死。蔣匪橫徵暴斂，有所謂「兩不拿」，即「人不喘氣了不拿，鍋底下長了蜂網不拿」。每畝田賦強徵麥子一千七百斤以上，都昌鎮附近村莊今春每畝地即被勒索糧食二百餘斤。各地時有因交不起糧被逼跳井或上吊者，濰北各村糧食大部被搶光，壯丁與牲口被抓走。陶官莊僅二百多戶即被抓去壯丁一百六十多名，泊子區二十八個小村被拉走牲口七百多頭。現各地春荒極嚴重。此次解放軍勝利進軍時，各地人民緊起控訴蔣匪罪行，要求我軍嚴懲兇手。廣大羣衆並踴躍提任嚮導，自動幫助軍隊安排營舍，態備柴草，積極支援我軍作戰。

林主席指示生產救災

【新華社西北三十日電】陝甘寧邊區政府林伯渠主席本月上旬親至綏德分區各地檢查生產救災工作。沿途調查羣衆對政府領導生產救災的意見，及當地幹部執行政策的情況，召集綏德縣黨政幹部詢問各地生產救災工作中的困難及問題，並於十一日召集分區黨政、教育、財經、稅務等部門二十餘負責幹部，就檢查所及與今後工作，作詳盡具體的指示。林主席指出邊府所發佈的生產救災的命令指示，應與目前發展中的實況相結合後說：「為保證災區不餓死人，不荒土地，邊府會督促進行生產救災、運鹽、移民等工作，並作了號召，萬，而移往河東的萬餘人中，已經移民數目已近四於安置的問題。延川因安置了移民二百餘戶後，致該縣災民約六十餘戶又不得不另移他處。同時，在葭北及綏川、橫山、米脂等縣的災情嚴重地區，由於災民移走過多，勞力大減，又發生土地荒蕪現象。」林主席指出今後決定不再向外移民，依據災區具體情況上，應把力量放在組織羣衆生產上，解決災民吃糧籽種等困難，有計劃的組織勞力，完成春耕任務。林主席於徵詢大家關於「目前還有多少災民，有多少移民，怎樣才能使災民渡過春荒」，指出：「進行春耕以前，如果決定不再移民，今年的生產運動」等意見後，而沒有一個明確的認識和切合實際的救濟糧已到估計，這樣的困難，必須把救災工作的重心轉入組織生產，必然過到一般號召。」林主席強調指示：「執行政策應掌握主動，貫徹真正了解情況，與具體指導相結合，掌握政策在執行中能隨着當地情況的發展成為實際，必須才能不至落空。如不了解一個政策在運動中的，就會產生官僚主義的執行情況而進行具體指導，就會產生官僚主義的形式呢。」接着林主席批判剝削階級官僚的威嚴，是出於臨力於統治，在革命隊伍中是為了使人民望之生畏，便力分工結合不好而發生的現象。他諄諄告誡在座幹部說：雖然我們很多同志都不願沾染官僚主義，一般號召，並時時防止它，但如果你只滿足於工作任務的直接深入的進行具體領導，不能或不注重於一般號召之後，就必然使工作陷入於官僚主義的危險之中。

林主席繼對怎樣實現具體領導，指示說：「我們的政策是根據邊區實際和羣衆意見而決定的。例如邊區在遭受蔣胡匪帮侵害之後，西北人民解放軍已進入作戰的情況下，以羣衆努力生產支援前綫，就是恢復人民的經濟生活，也是邊區經濟建設中最重要的一環，政策上就必須……我們發現各級政府所發生的錯誤，都是因為某些政策執行中脫離了實際，未了解羣衆的要求。……」（以下數行字跡模糊）

「長期變工生產渡過災荒，綏德郝家橋的結合民主運動積極變工，劉家溝的修渠灌田保持水土，多打糧食，都是已有羣衆基礎的典型村莊，專署、縣府必須加以具體領導，隨時總結及推廣其經驗，藉以指導各地。」

關於領導者應掌握主動，林主席以軍事戰略要有主動才能取勝的道理加以闡明，並說：「同樣政權中的一切工作也要掌握主動，才能發揮領導力量，使政策貫徹下去，越是應付，就越是捉襟見肘，而區鄉幹部和羣衆的埋怨也就跟着來了。如土改糾偏，區鄉幹部抱怨是不對的，但領導者如能非常堅決明確，發現偏差，如係領導上錯誤，即行承認錯誤，立即糾正，怎樣決定即怎樣執行，就不會把主動權移到自己手中，並時刻注意保持它，就不會在一些本質的事物現象面前感到迷惑，離羣衆猶豫起來，就會打通被領導幹部的思想，使羣衆執行，貫徹政策」。林主席指明：「欲掌握主動，必須有預見，有分析，只有對運動的發展有科學的分析，找出問題的本質，才能有預見，指出正確方向，否則就會發生偏差，或不敢果決執行。土改中有不少同樣的事實，生產救災中，專署縣區鄉各級政府就心救濟糧分配完了不敢及時按照定數再有發給災民，是層層留積救濟，不是單純救濟，就生產重要性的觀點。領導者掌握政策，糾正偏向，就像黃河掌船的能手一樣，認定方向，注視前途，就行中經常舉偏差，就能堅決而敏捷的把船舵扭轉過來，這樣就能領導運動正確前進。」

發展生產大力支援戰爭
哈市二屆職工會開幕

【新華社東北四日電】哈爾濱市第二屆職工代表大會於「五一」上午十時假工人俱樂部隆重揭幕，出席職工代表三百九十人以及東北解放區職工聯合會及各界來賓代表李立三同志等選出發電廠老英雄劉英源、電話局勞動英雄于登山、張維楨等二十一人主任大會主席團。主席張維楨致開會詞稱：大會的開幕，正值全世界勞動節日，又是全國勝利的形勢已經決定，打到南京去活捉蔣介石為期不遠的時候，顯得特別有意義和有力量。他代表大會向中國人民領袖毛主席、朱總司令致敬，向中國共產黨東北局、哈爾濱市委致敬，向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戰員及民主政府致敬，向公私營企業的勞動英雄們致敬，向翻身的農民致敬。他指出：哈爾濱工人階級由奴隸的地位變成了主人的地位，並自覺地在生產建設、擁政參政、擁軍參軍、支援前綫各方面做出了許多驚人的成績，得到社會人士的尊敬。關於這次職工代表的選舉，他說：都是在直接民主選舉制度之下產生的，不僅有勞動英雄，有男工、有女工和青年工人，而且還有受僱傭的智力勞動者和受僱農民代表，這是哈爾濱市歷史上工人階級空前的大團結，我們要在中國共產黨與毛澤東旗幟下，為實現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而奮鬥，為首先爭取迅速解放全東北而奮鬥。他着重指出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是爭取戰爭勝利，建設新哈爾濱的前提，同時也是保障工人戰時生活與辦好各種福利事業的前提，更是徹底解放工人階級的先決條件。因此大會應該首先討論如何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以及如何團結一切勞動人民與反蔣反美的各社會階層，為發展生產支援戰爭而奮鬥；同時加強職工們的政治、文化、技術與業務的教育和學習，保障職工們的戰時生活，創辦職工各種福利事業，都是職工們今天切身的要求，也是領導國家建設、發展生產不可缺少的條件與物質基礎。大家亦應根據客觀的實際情況與工友們的要求，加以細密的研究討論與實行。大會需要重新討論勞動法，作成提案，提交東北職工代表會議討論。最後他說：大會應認真檢討工會的民主作風問題，與工會的組織領導與實際工作，首先就應改選工會的領導機關來實行上述任務。繼由來賓李立三同志、哈爾濱市市政府代表張平化、哈爾濱市市委代表鍾子雲同志、朱其文同志等相繼講話，最後各工人代表講話，發電廠老英雄劉英源號召大家多提意見，想法把生產支前提高一步，早一天把蔣介石這塊絆腳石搬開，女工代表朱秀梅則號召女工更要努力工作支援戰爭，只有靠我們自己勞動工作才能達到解放全中國，才能達到男女平等。

釋俘簡訊

▲東北軍區政治部日前釋放被俘蔣軍軍官及軍士三百七十八名，內有上校九名，中校五名，少校二十八名，偽縣長、秘書各一名。前蔣軍新五軍軍長陳林達在歡送會上說：「過去我作了蔣介石內戰的工具，反對人民，自己還不知道，現在經過學習，才逐漸認清是非。我深感到在新民主主義社會裏當一個老百姓，實在比在美帝和蔣介石獨裁統治下作個走狗官好的多。」

▲華東解放軍已釋放益林戰鬥被俘蔣軍整五一師上尉連長張伯發等尉官一五〇名及士兵一八〇〇名。

吉林大學開課 貧苦學生享受到公費

【新華社東北四日電】吉林省最高學府吉林大學，於上月十五日正式復校開學。該校係由蔣辦「長白師範學院」及「永吉大學」合併改組而成，共分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藝術三院，截至本月十一日止，報到學生已達五百三十餘人。該校在蔣匪侵佔時期，全部校舍均被蔣匪佔作碉堡、工事、交通壕，課室窗口堆滿磚頭，桌椅大半被燒，學生並常被驅使修築工事。此次吉林解放後，學校當局即積極籌備復課，並經男女同學一齊動手，現已完全恢復原狀。前年我軍撤出吉林後，匪特將各種書籍文件秘密藏起來，圖書館及永吉大學秘密傳閱。現全部圖書均已取出，成立圖書館，學生已於上月十一日開始借閱。原長白師範部份教授講師，在蔣管區生活困苦，現已全部受聘為吉大教授。該校對貧苦學生及出身於地主富農家庭的子弟，均予以公費待遇，對原在學生繼續求學，如目前有困難者亦予以幫助，使其繼續入學。該校並於上月二十四日補行正式開學典禮，以示紀念及慶祝。

華東中央局決定召開 公營企業工代大會

【新華社華東五日電】中共華東中央局決定於五卅召開公營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成立公營企業職工總會，領導公營企業的職工運動，決定並規定各企業原有一切職工會，或受其領導（如羣衆性組織為職工俱樂部、伙食委員會等）。職工會應為各該企業職工們日常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利益而奮鬥，同時要領導職工為無產階級的長久利益而奮鬥。現已由孫治方等十三人組成代表大會籌委會，着手籌備事宜。

奪取靠家河陣地
民沙

蔣匪新十七旅一個營固守在南京河南的山東靠家河，火力面的陣地，工事很強很堅固。解放軍第三部受到奪取這個陣地的任務後，指導員對戰士們說：「我們都是整過軍的，好好打下這個陣地才算整好，拿不下就不算好。」對剛從三陽店解放過來的新戰士，則說：「你們沒參加過整軍學習，這就算是第一課。」

戰鬥打響，第一次攻擊中機槍手焦益民負了傷，指導員叫他下去休息，焦說：「不，我還要打掩護。」負傷的二班長李雲生帶着幾個戰士爬在敵人的大城外不下來，等第二次攻擊時，又衝了上去。才解放不久的新十七旅一團二連上等兵郭千城兩次攻擊都參加了，他還祇認得排副聯絡，他說：「排副：我不下去，一會就要把它打下來。」副連長胡與友組織了第三次攻擊，戰士們都急的催促着：「快點攻吧。」這時四班副左手拿炸彈和右手提機槍，一齊攻上去，負傷的突擊班能爬動着的都跟隨着衝進了大城，一起攻取了敵人固守的陣地，並包圍了跑出的殘敵。在休息時，指導員微笑着說：整軍真整的不差。

黃河南岸蔣災嚴重 老百姓吃麥苗棉籽

【本報冀魯豫三日電】蔣家匪帮在黃河南岸所到地區搶掠燒殺，造成了人民的深重災難。三月二十二日，蔣匪在南岸地區清剿抓丁，搶掠僅三官廟、郭莊、孟姑集等十餘村莊，被蔣匪槍殺的農民即有二十六名，孟姑集的張作仁全家四口均未倖免，張作仁與其妻被蔣匪槍殺，其兩個孩子被蔣匪活活摔死。二十五日馬村蔣匪大膽抓丁，蔣匪八十四師即將該集壯年一千四百餘人包圍抓去，趕集時，其中兩個老百姓要求蔣匪釋放，但敵人向他們索取了一百二十元銀洋，剛剛釋放，敵人哨兵又喊「跑差了」，即開槍射擊，結果兩個人一個被打死，一個又被捉回。蔣匪在南匪坡南地區於七天內搶走糧食千餘大車。根據在金鄉滿莊村對幾戶羣衆生活的調查，即可知道河南所遭受的嚴重災難。滿莊羣衆因敵人的搶掠，滿仰風四口人，四畝地，去年給敵人出負担每畝合糧食八十斤，今年二月間他推豆餅，被蔣匪搶了，現在全家四口人每天只吃兩頓白水煮麥苗。住在東頭廟裏的一位七十歲的滿老太太，每天出去討飯，只能要到點豆餅摻麥苗的窩窩，她的女兒給了她一斤兩棉籽窩窩。前幾天她閨女叫她弟弟去要飯，一天被蔣匪拿走了，家裏只有她一件單衣裳，她的錢長時間積存下了十二個雞子準備賣了買點高粱吃，恐怕蔣匪再搶，走而把它藏在柴火堆裏，但終於又被蔣匪搶走了。滿雲增七十一歲了，家有兩口人，有一分地。去年一九四六年分到八畝二地，被蔣匪徵收完了，以後又索糧，紅薯、瓜子等都被搶去，收了最後一塊地，他老了以及三畝棉花地，走了一斤他，人打石頭，被滿地守年所收的四口人，蔣匪的擾亂，全家現在吃的不是能做棉花種和樹葉子，了半畝蒜和幾分蒜苗子，蔣匪給全部吃光沒給一個錢。

蔣特破壞東明險工 敵機連日濫炸我修堤人員

【本報冀魯豫四日電】上月十九日我運輸大船通過東明高村險工第七埽，遇見敵便衣特務八九人，正在用鐵耙子破壞四埽上柳樁捲埽河內，同時第四、五、六、七各埽所有麻繩鐵絲繩，又第四次全都破壞。七埽遭到破壞後，又繼續下蟄，埽上已浸水三公寸，非常危險。同時，南華、朱口、劉莊險工各埽及護沿所有麻繩，均被割去。江蘇埽大險工我搶修員工，自四月一日至十五日半個月內，被蔣機六十八師及偽鄆城大隊中隊長杜會嶺等匪軍襲擊達四次之多，我沿河員工已被迫停工。新二埽繼續掉蟄，險象環生。從蔣匪這種暴行來看，其陰謀淹沒我南岸人民的陰謀，已日益暴露。

【本報冀魯豫五日電】蔣機連日轟炸破壞復堤工程。四月二十一日午後二時，濮縣修堤指揮部正召開敵工組長以上幹部會議，工程人員正在李橋堤上分工，忽從西南方飛來美式蔣機兩架，向修堤人員進行投彈和掃射，一彈中李橋街內，炸死村民劉鳳階一人，傷鄆北難民一人，一彈落街北，炸毀房子一座，折樹數株。二十三日早上，全縣四千六百三十名工人動工修堤，蔣機在一天中沿堤擾亂三次，最後一次敵機在毛崗向民工投彈三枚，一個空中爆炸，兩個落在毛崗村前，幸我修堤民工早作防空準備，未受損失。敵人這種惡毒暴行，激起了全體修堤員工的憤怒。

【本報冀魯豫五日電】黃河北岸臨黃最前綫復堤工程，業已動工。長垣南綫大堤，自大車集至大蘿莊，估計需增土二八〇〇〇〇公方，分由滑縣、長垣、衛南、曲河四縣動員民工一萬四千人，進行加高培厚，並在石頭莊、孟崗一帶堤段作判淤工程。於四月二十三日先後開工，專署、縣、區、段為了領導這一工程的實施，抽調大批幹部組織各級指揮部，先後奔赴工段。四分區武裝一部（□□）保障民工的安全，已開抵曲河（長垣西南）邊緣地區，準備打擊蔣匪的襲擾。我沿堤區縣在春荒中，仍然醞釀參加復堤自救，情緒甚高漲。